

毛詩注疏

卷一
卷二

毛詩注疏并
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也天正義亦云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莫之能更宋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便可識別案此論今依此據正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義所引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案此陸德明經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采芣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但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

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
劉炫毛詩述義爲臬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彙唐語林記劉禹
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說惟鵷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伐惟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
所詆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
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
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宋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
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
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始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諸儒皆駁駁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
有自孔門師承不能以他說掩也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
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
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
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
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
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攷
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及諸儒其所遵用之本

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可究詰因以唐後至今雙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
經有經之例傳有傳傳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
亦可以知其一定可易者矣阮元記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廿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
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讀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

頌後摺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端海起至微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衿止第三石悠
悠我思起至雖于之故蒸藁酌止第四石賓自我人宛宛起至轉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芣苢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
六石好之鍾鼓既設起至我獨居豈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膏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元阿人不於起至于詩言
言子止第九石人觀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駟者有驪有止第十石駟有駒有離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過避諱字皆本字
缺筆如當作岸貞作貞嚴作嚴栢作栢竟作竟恒作恒信作信應作應微作微植作植朗作朗結作結敬作敬預
作預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鳴鶴予尾脩竹竿建兄弟父母國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編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同陸柳柳頌大且駕鸛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響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
經猶爲舊本歟古者耳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自召南鵲巢至鄘風之二十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
 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義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識者以本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四民世字皆缺筆註
 唐詩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效經文如日月篇乃知人之各篇簡不以我能備非誤創即誤反又昔有恐青卿脫下青
 字毛傳有卿之青謂長卿箋音有之青訓振云昔幼弱時恐至長老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
 傳文鄭草蟲篇草蟲箋云今所傳各本無下蟲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蟲音衍字采爾雅家藏也下
 有沈曰類字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蓋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裘其焉不辨自明
 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宋微篇頌之言實也黃乃黃之爾行嘉篇以角乃以味味乃味之焉其焉不辨自明
 行貌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義異其多均無足采惟甘
 棠箋黃頌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焉可取今此記樂不錄入餘詳說
 然蜀石經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
 三行題周南開群詠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
 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 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第一卷為五第二卷為三第三卷為三第四卷為四第五卷為三第六卷為四第七卷為三第
 五卷為三第十六卷為三
 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
 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其外隔之
 卷第一其下無注之一行末題云餘卷皆同第二行第三行題唐
 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為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
 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並加修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為各本注疏之祖
 閣本注疏七十卷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 明御史李元陽俞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用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曆本也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 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浦鐘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諸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謠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礪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毛氏先價於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氏之初詩分爲四中世其道大行齊魏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肩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詩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目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矣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勦其會同時有顧蹟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卷之四

化已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其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

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納邁序巡守則武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詩云

天子納邁序巡守則武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詩云

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偏陳諸國

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

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業也以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

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先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季

是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備故歌詠有等級大師陳達聲樂妙載本源自所感以為一國其得

聖人之化者謂之召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曰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鸛鳴鵲巢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曰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周公聖人之化也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曰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也且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言南無以見斯義也

故周召二國並皆一也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

甘棠之在召南一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也正義曰武王偏陳諸

國之詩今雅二篇是也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率來胥字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美大似嗣徽音愿世有賢

妃之助以成其德故引詩文以應言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

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應言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

於妻幸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後妃夫人為首之意也故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夫之意是故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

如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也夫為人為首之意也故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夫之意是故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

此後夫人皆大類也一人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歸巢之序言國

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量以化感為召非為先後之則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

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歸巢之序言國

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取世符瑞必緣故次麟趾騰慶於公之信厚嘉瑞也教國君之仁心自取故言則

為興喻非歎端應與前篇其相維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必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

果之應耳其作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

業續脩其德以致風化遠其美以嗣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讀於文王之化見

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召南采芣苢皆后妃之事身事夫也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

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之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

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瞻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

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

自由作不有則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觀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

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鸛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

詩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焉乎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己致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蓋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麟鳳文王之致者三篇為后妃漢廣文王之道彼其南國是關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牧羔羊以下差違為文王之致者三篇為后妃漢廣文王之道彼其南國是關
文王即世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遜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此詩始作於下則民述其高而待布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命其行化遂分數之非由二伯而何彼德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總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德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總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武王時作非徒在武王之時其功美之為當武王時也行之嘉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總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公之功美之為當武王時也行之嘉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總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
與村之時序至行露篇蓋召公之俗微貞信之教與舊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矣襄亂之俗已銷矣得云文王
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若明甘棠總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
武王時事也序義云召伯聽訟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若明甘棠總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
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為詩主又以其主王美召伯伯節錄於召南王姬之風天子之風故知二篇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為故周公用之鄉人高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歌之以簡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南之風言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君之陽左德如鳩鳴可以求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美矣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取女無妖
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也王肅云自周南故肅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禮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
也后夫人用之亦然也王肅云自周南故肅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禮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
房中之樂當用鸛鳴於樂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鸛鳴為樂取其一鼓五絕喻得賢者多賢為節○正義曰
御千君所采猶取其美也○樂故言之禮記義有此文也○今無釋首句○侯並倡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
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正義曰言此○文也○今無釋首句○侯並倡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
後存之還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文也○今無釋首句○侯並倡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
去之大射注云雉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禮○文也○今無釋首句○侯並倡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
被射之言故集之為樂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理首樂歌之曲故并舉言之射義注云理首進詩下云雉侯氏
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雉孫侯氏知是理首舉大夫君子凡以世士小入莫德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則此是理首
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理首之字諸侯知是理首舉大夫君子凡以世士小入莫德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則此是理首
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理首舉大夫君子凡以世士小入莫德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樂則此是理首
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益曰九世至惠公公當風王之正則成王是世召公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子燕世守宋地在王宮春秋時周公當風王之正則成王是世召公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諡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召公故言其世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當風王之正則成王是世召公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
有召南周則未聞今風之正經則然矣自左方無召公別於東都受采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書且與齊水子諡書傳無
日周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左方無召公別於東都受采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書且與齊水子諡書傳無
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未取詩以列國政變風俗皆作南國諸

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驛陷於彼佗又功川國和卒則非其
其詩度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德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
逼陷惡俗也既驛陷彼俗亦不可聽勝又且小國政教後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
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檀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
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緯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